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 
第二十六回 論英雄激惱黃三太 賭閒氣搶劫補秤銀

話說黃三太同大眾在廳房擺宴，忽見家人手執一個全帖呈上。黃三太一觀，見上寫：「折敬紋銀二百兩，結義弟郝士洪拜。」三太說：「郝爺在哪裡？」家人說：「是郝宅家人送來禮物，說他主人病體沉重，不能親來。」黃三太聽罷說：「眾位賢弟，這郝士洪也太不對，去歲他遣人前來，說是身染重病，不能前來，我信以為真，遣人去問，說他沒有什麼病。今年又派人前來，斷無此理。」遂對家人說：「你去到外邊，給那家人五兩銀子，賞他一頓飯吃，叫他將原禮帶回，一概不收。」家人答應下去。黃三太說：「眾位賢弟，你等想，這郝士洪去歲派人來，今年又派人來，他就是病，難道他兒子也有病麼？這明明是瞧不起我。」大家說：「三哥休要生氣，今日乃千秋之喜。論說他也真不對，都是一拜之交，他既不來，可以叫他兒子來呀。這個人是眼空日大。」說著，鑼鼓一響，開了戲啦！這頭一出《祝壽》、二出《賜福》、三出《牛頭山》，唱得熱鬧。吃酒之間，濮大勇說：「眾位恩兄賢弟，我想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我等當年結拜，都是二十餘歲的英雄，如今數十年來，都成了老頭兒。要論豪傑，在北方要算李煜大哥，你歷練得真好，只要紅旗一展，無論哪路，就都得送你幾兩銀子。鳳凰張七哥

他之所為，與黃三哥是一樣兒，永不搭伴，孤身出馬，有一千銀，只留三百兩，劫了客旅行商，還許濟困扶危，周濟孝子賢孫，劫的是貪官侯臣。如今黃三哥是洗了手啦！咱們綠林的朋友，死走逃亡，真個不少。也有遭了官司，身受重刑，死於雲陽法場之上，也有死於英雄之手。」

這日大家暢飲，正是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，不知不覺，喝了個酩酊大醉。黃三太自己已是帶了酒的性情，他一生服軟不服硬，一聽濮大勇誇說別人的威名，自己氣往上衝，說：「眾位，不是我黃某說句大話，想當年我在綠林中，並無遇見對手。頭八年前，在德州鏢打寶二墩，我作買賣，永遠都是單人獨騎，並不搭伴，綠林中象我這樣的人也很少。」濮大勇是個懈怠鬼，一生說懈怠話，他聽黃三太之言，說：「三哥，你說的那話，全不為奇，咱們在綠林的人，能作之事，不過皆是在曠野荒郊之中，遇見鏢車正然走著，咱們一出去，他先害怕，知道某處有某人為首，再一威嚇，他豈有不獻金銀之理，此事不足奇。若作驚天動地之事，真得有別古絕今之人，倘得到北京天子腳底下，把當今萬歲爺的物件，拿他一兩樣來；或在戶部，把那銀鞘子劫了他的來，才是真正英雄。

只在外邊逞能，那算什麼英雄呢？」他這幾句話，說得黃三太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賢弟，據你說無人敢往北京去劫皇上的東西。

我要去劫了皇上的東西來，你應該怎麼樣呢？」濮大勇說：「三哥，你要真把皇上家的銀兩劫來，我就給你磕頭。但你老人家這麼大年紀，依我之見，不要生氣，京都城內五府六部，營城司坊，順天府，都察院，大小無數衙門，護城兵有數十餘萬，那可不是鬧著玩的。咱們這些人，在曠野荒郊無人之處成了，在京都城內那可不成。」黃三太說：「濮賢弟，你休要氣我，我若不去，誓不為人。」賀兆熊見黃三太怒氣填胸，不由己的

答話說：「黃三哥，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的外號兒，人人稱他懈怠鬼，最愛說懈怠話，咱們這些年的結義弟兄，不能不知道他的性情。」黃三太是成名的英雄，一想眾人都在我家，我不能得罪他等。想罷，把氣壓了壓，同著大眾，吃了一天酒，聽了一天戲，大家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眾人起來，賀兆熊說：「今日趁著三哥的千秋，叫他小弟兄們結一個世交。」黃天霸早在這裡聽見，說：「很好，就是那樣吧！」四人敘了年庚，賀天保十四歲、武天虯十二歲、濮天鵬十一歲、黃天霸八歲，四人行禮。因不見黃三太出來，黃天霸帶著三個哥哥，繪父母磕頭去。忽見家人黃用說：「眾位大爺不好了！我家老爺今日一黑早，備上黃驃馬，把作買賣的傢伙全拿去了，他一早不叫小人告訴眾位爺知道。」

賀、武、濮與張七、李煜、季全、褚彪等大家齊說：「不好，這一定是上京都去了！必是昨日濮賢弟你說懈怠話，三哥惱在中心，笑在面上。今日這一赴京都，倘有不測，不但有性命之憂，還有滅門之禍。」正說著，從後面出來一個家人說：「我家主母現在內廳房，請眾位到裡邊去說話。」眾人跟家人從北上房東邊的一個便門出來，往北一拐，瞧見北大廳五間，眾人到了上房內落座。秦氏夫人說：「眾位叔叔安好，昨日拙夫回歸內院，我見他怒氣不息，一言不發，我也不敢問他。今早他把所用之物，帶在身邊，拉馬去了。我問他，他說十數日才能回來，不知有何事故？」濮大勇說：「嫂嫂，我三哥必然是要作買賣去，三五天定然回來。」秦氏說：「叔叔你等都前來給他祝壽，他為何這般無禮，就不辭而行，太不知事務了，這其中他必有緣故。」賀兆熊說：「嫂嫂不必問，這是昨日濮賢弟酒後失言。」就把昨日晚間他二人所說之話，又學說了一遍。秦氏深知黃三太的性情，連忙說：「季全，我給你三十兩銀子的路費，

你騎一匹快馬趕到京中，探詢虛實。你三叔的馬日行四百里，這也追不上他，須要打聽准信回來，大家方能放心，眾叔叔別走。」大家說：「我等不能走的。」

那黃三太因被濮大勇說了幾句玩笑話，他就惱在心裡，暗說：「我定要到京都城內，作一件出奇之事，也叫濮大勇知我的本領。」自己騎馬，順大路往京都而行。在路上，那馬不喂乾草，淨喂小米綠豆，給它黃酒喝，故此這馬更雄壯了。一日，黃三太進了彰儀門，心中一想：「我若到戶部去搶他一鞘銀子，也不容易。」正自思想，進了正陽門，見前邊有四個驢子，馱著銀鞘，後跟一個解餉官。這乃是一宗補秤的銀子，不是正餉，歸內庫的。只因皇上在海甸暢春園避暑，過了九月九登高之後，他才回來在家辦事。那個總管太監也在海甸，這項銀子，要送到那裡去才能交。這須出德勝門，故他進了東安門一直往北。

黃三太跟至沙灘地方，見四方無人，自己一催馬說：「喂，別走啦！留下銀兩，放你過去，饒你性命。押餉官見一老者截住去路，要劫銀子，不由得大怒說：「好一個該死的凶徒，這乃是天子腳下，禁城內地。來人給我拿住，交地方官送刑部治罪。」

手下人早往官廳報信去了，不多一時，從那邊來了十數個官兵，要拿黃三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